



既內詔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
且治行救將吏謁澤大府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
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旌鉞利公土地可謂事
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為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
朝廷有命即為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
中遂安俄為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
射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
偽號而陰蓄甲數謀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沿邊
道出滑或請館于外耽曰與我謀游道奈何疑之使
暴于野命館城中宴無下納士山自心服耽每敗從

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真
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
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
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
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
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
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
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區至山川夷
岨以空知之方吐番盛疆皆有隴西異時川縣遠
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

所經受爲圖又以泚滹甘涼中鎮領籍道里廣狹
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
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輿三丈三寸三尺
以寸爲百里并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
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今郡國題以墨本州
縣以朱刊茲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如等或
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書貞元十道錄以貞
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
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器恢然蓋長
者也亦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二

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
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甚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聖重然諾所交游
皆一時俊傑爲安慶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
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聖爲
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海表署靈州別駕開元道支
度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
屬吐蕃等攻劾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
節度故希聖望鄯州都督其留後馳傳度隴破焉
奔喪斬十餘級進拔新城收沛而還擢鴻臚卿於

是年夏西軍希聖引師部分塞下吐蕃備懼遣書求
和希聖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衆最等極泉
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所焚積蓄卒城
而還授二二官時軍屢興危庫虛實希聖居數歲
芻粟金帛豐饒宜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聖結其
驢答曰以貧遠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聖不職下
遷相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請將金事泚抵死
昇金吾皆得罪希聖受重子學門下所引如崔顯
等皆名重當時佑以孫隆補漢南參軍事刻縣丞
通潤州刺史韋元甫平雷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

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皆遷易不同兩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起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關負則置負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且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繕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絀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豎窟不廷一小官吏被罷者皆在託焉此

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
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朱泚
大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
羅取俊又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裴敬宗邢暴
賦推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晔業秦曹李福
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推省別駕參
軍司馬州縣嶺內官約五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
所以開不如狀舉者世遠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
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
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勳級總得地

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
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
憚改作耶議入不省廬祀當國惡之出為蘇州刺
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
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衢疏析廬閉以息火災朱崖
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
出為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
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
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徐泗
討定之佑具舫艦遣屬將孟淮度淮擊徐不克引

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
情徐州節度使折濠泗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波
以廣灌溉斥海瀨弃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
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
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為佑斥去之十
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
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文監鐵使於是王叔文
為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
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即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
使不可專耶乃出諫為河中少尹叔文欲擢東宮

其佐為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廣
其以自副憲宗在諫聞度文監冢宰盡讓度文監鐵
於巽始度支費用度多弊事推歸日同繁而不綱
佑以營繕選將伐木炭歸司農漢染澤選少府職務
簡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竟項陰導吐蕃為亂
請將邊功請討之作以為無益邊臣有為而叛即
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楚而
止不效韓中國怨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
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禍亂蓋聖王之治天下惟
欲養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

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擊落車
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士肅望之獨
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
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殺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
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
但授郎將而已緣是於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
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突頊小蕃與中國雜
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款求謀役遂致
叛二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
文德以來之管子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

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疆邊備
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
求則懲禦去則謹備汝當懷柔華其姦謀何必亟
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
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
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
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
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謚曰安
簡佑資嗜目字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撫百家
俾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

佑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目號
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為人平
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
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藝山股
泉與賓客置酒為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為一時
冠天性精於吏職為治不暇察數幹計賦相民利
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
夫人有所蔽云子

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
簿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既相出為昭應令遷

太僕卿子恂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後
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為營方藥差
膳及死甚而泣出撫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
元和初為左補闕從郁等以宰相子為嫌再徙以
書丞參為部員外郎子牧

恂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右議郎權德輿為相
其婿翰林學士獨執部以嫌自白德輿示見部文雅
歎曰德輿有婿乃爾時岐陽人主帝愛之嘗兩遷
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季子皇甫持大兵子皆辭
疾在恂以選子口見麟德殿禮成夜殿中小監駭焉

都尉大和初由禮州刺史召為京兆尹遷鳳翔忠
武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三王定保
久不謝文宗性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此尉為都尉
皆為公王服制表三年政悖不得謝帝怒然始詔
杖而暮著千人會昌初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
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人進禁中監軍請標同遠
又欲閱良家有妾留者琮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
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琮大臣體乃詔罷所進杖
有意倚悖為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何
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為劔南東川節度使
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漕
漕渠遺米自給呼為聖米取陂澤茨蒲實皆盡悖
更表以為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酒宴適不能
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為留守復節
度劔南西川召為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
內院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震馬公
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
中以為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父

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相畢誠杜
審權將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
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封授使者復命謂
慶曰工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
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
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荆南節度
使加兼太傅會黜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
于悰悰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悰不意其死
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
奠悰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

將相而學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其為
故時號秃角犀子齊人懿宗時立翰林學士給事
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
大順初錢鏐遣弟鉞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
海昌都將沈彥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為之
以彥為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彥遣彥害焉始孺休
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彥曰殺爾金焉往與
兄述休同死悰弟悰

悰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平讓
自廣陵來見悰勸出家屬以身守悰曰吾出百口

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
下槁之聞難完濟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
易情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情爲好言厚禮迎
勞賊不虞情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越場賊
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情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飭
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情擊鼓乘城
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
息讓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
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
盡沒情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
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湛屯
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接絕
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東城糧盡爲薄饋以給
懿宗遣使加情檢校右散騎常侍勅以堅守勛遣
圓入城見情約降情怒殺之勛復遣之書情答書
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蓋與勛累
攻不得志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
槁拊循士皆殊死奮而卒謹員圍出入糾轄援師
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情遷義成軍節度使檢
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收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
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
掌書言罷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
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
時劉從諫守潯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
度收追各長慶以來朝廷措置其術復失山東鉅
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
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生
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
可死山東之地禹書元士曰冀州舜以其分大大

灘爲幽州爲井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
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
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脂弱唯山東
數五種本兵夫他不能蕩而自其也產健馬下者
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疆不
稍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其冀復疆大也井州力足
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其東帝
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公方彘魯朝不
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二晉經六世乃
能得韓遂折天下春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

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
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
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
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蕪
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
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
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
者不得不爲霸猶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
末熈盜起出入成阜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
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成天下力盡不得

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
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
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倒橫邪未
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矣日日熾天子因
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
一肉不畷不樂自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
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
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秦
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難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
古昔志於平治若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

不得山東兵不可立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
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
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
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
勢弛難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
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
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楚得齊收郡縣二百餘
城所未能得唯小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
較之往年豈不所得乎亦定自以為治也法令制
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蔽惡搜選置捨果自

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里自治乎井閭阡陌倉
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土
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
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
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禦趙也
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
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
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二
陣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
皇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

女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
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
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
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
輕重在魏非魏疆人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
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
粟多敵人使戰者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
者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
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
正當如此沈酣入骨筋無以為非者至有因急食

盡啖死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美敗趙復振杜
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
審攻守為浪戰取策也思遠左補闕史館脩撰
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
夏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
遂取之以為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
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
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
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

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爲壘
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
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
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
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
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曰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
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
司勳貞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
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

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
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
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
歷將相而牧回躡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
初牧夢人告曰爾雁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
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
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
杜以別杜甫云顛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爲學舉
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顛足敵數百人
授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貴

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大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即辭疾歸顓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表商也生五歲能爲辭章連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素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

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宴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儋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譴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上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旣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爲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鏐以言利幸與楚蕭俛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

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入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鑄旣相擢楚河陽情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房州楚至千津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鑄爲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卽位進門下侍郎鑄得非時謂楚緣鑄以進且嘗逐

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悅輔政乃不敢言方營夏陵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葷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路詔捕葷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穆宗立逐出紳卽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派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鑄諭人人悅喜遂爲善

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
始汴鄆師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
取又毀李師古園榷僭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召爲
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左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
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太常
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擊神
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二
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
之既草詔以王涯賈餗寃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
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
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
治園植茶人不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
出禁兵界左右街使倚宰相入朝至建福門及是
亂乃罷楚即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儀請省謁辭
本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驢將吏誅血
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羣臣宴曲
江楚以新醪大臣暴骸未收怨冷感結稱疾不出
乃請給衣衾櫬槨以歛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
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贈司空謚曰文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

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為政。蓋撫御治
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
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為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
隱曰吾氣絕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其露事
誅譴者衆請齊威並見昭洗辭致曲盡無所謬脫
書曰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諡勿求鼓吹
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入星實寢
上其光燭坐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中
其志子緒獨顯于時然以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
史有佳政以入請刻石頌德緒以緒當國固讓宜

宗嘉其孝心乃止

綯字子吉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為湖
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曰敏中曰憲宗葬道
遇風雨六宮百官比肩避獨見順而筆者奉梓宮不
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
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綯令守湖州因曰其為人宰
相器也即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
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
也卿為我舉其要綯頷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
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

禍帝曰善朕讀此常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龔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遷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策與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比肩驚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冊拜司空未幾授校司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公寵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劃舟而上絢聞遣使慰撫且餽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遠果及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其畏我甚高而崖峭水狹若使焚燭火其前動兵乘其後一舉可覆不若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足禍亂滋矣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誰何豫我哉劾遷果盜徐州其衆六七萬徐乏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愔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劾遷辭謝絢曰數家赦所以未即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身

聽命絢喜即請假節而勅湘曰賊已敗乃第謹戍
淮口無庸戰湘乃撤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賊
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臨湘及監軍郝厚本
時浙西杜審推使果將程行約千兵與湘會未至
而湘覆賊偽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既師敗
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
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
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師子鴻漢

鴻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鴻與鄭顥爲姻家怙
勢驕復誦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

敢言懿宗嗣位數爲人白發其罪故絢去宰相創
丐鴻與羣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
崔瑄劾奏絢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
屈朝廷取士法爲鴻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
聽鴻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稍遷左拾遺史館
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彥玄交疏指其惡
且言絢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虐流著
使天下兵戈調教不給琢本進賂于鴻鴻爲人子
陷絢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
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瑑擢刑部侍郎李

鄴爲瘳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
不及陛下且瀉居當時謂之白六宰相瀉未嘗舉
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用平瀉
亦懼求換它官改詹事府司直絢方守淮南上奏
自治帝爲敗雲爲興元少尹蛻華陰令瀉亦溼阮
不振死渙渙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大和未以駕部郎中爲
弘文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
往賀爲神策軍并收必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
觀感後

贊曰助佑楚皆博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
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禡中而玉表歟絢
世富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
賢矣哉

賈杜令狐列傳第九十一

白裴崔韋二李皇用王列傳第九十二

唐書一百六十七

端毅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直學士部
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白志貞者本名珽珽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
弼磔磔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
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為
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人多名有所建白善
窺億帝指故言無不從從符奉天以為行在都知
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

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恩州司馬贊播州
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為果州刺史宰
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為汜水尉賊陷東都
去客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
士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
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為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
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易出為昭應令與尉交
訴所賂京兆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
延齡卒遂尹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卿

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
取宿姦老史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
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
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二百萬緡為
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
為日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
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
吏負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為
真又請以京兆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死宰相
陸贄等以為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霍華地數頃

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芳數百頃願以為內
殿牧地水其草薦與苑殿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
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
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
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
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
務殷官且有致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
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即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
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室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
能也延齡曰宗廟之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
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慙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
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
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陛下奉宗
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
十一為有贏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為百官
稟料殮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
數十尚不乏况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為朕言之
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
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
山無巨木求之岷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

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
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
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媚愈益厚延
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旬獲乾隱二千
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賞故上之興作
廣宣度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
獻還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救索弗備其真名曰
和崔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
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校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
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培糞上得銀十二萬

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
敕太府卿曹少華劾其妄陛下為之不為治此乃
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歛多積
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監鐵使張
滂京兆尹李克司農卿李錡皆指延齡專以儉偽
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
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
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官曰帝敗於中而神策軍所
度支不賦廢芻者天子感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
等朝廷震恐延齡又補元一善史張忠榜掠之誣

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卒令妻以犢車載
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闕有詔御史審
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還復奏充妄用京
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司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
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寃延
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利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
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
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
不疑延齡侍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媢罵適
旨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

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
安唯帝悼不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
支建言延齡囊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
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謚曰緣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醫末中進士博學宏辭
補校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
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
邁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
外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

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卧家又賜
絹三百爲醫藥費損無卓卓緡于入首而歷三省
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爲尼沒
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
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
渥卒贈太子太傅諡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迷從子也少敏言悟
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
爲浮屠也而復冠游西韓混表試校書郎進至四
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承真

部郎中趙霽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

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

未究解然各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祕書部進詩

七百言未決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

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絲是皆屬自歲中至諫議大

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

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其渠牟爲人佻躁志

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意亦有

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

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

史皆自惟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
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雄倖人主延齡
實皆身歿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
以動天下召崔士于茅山超鄭隨布衣至補關引
醋泉令馮伉為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于任聽
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擢
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諡曰忠所論言
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暉孫始補寧一府東閣祭酒權累
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福府由工部郎中為

長安令政頗脩辦宗正少卿去于瀚從子有所齊
運於瀚為卑行而不禮訟者以瀚怒奪諸朝齊運以
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為河中尹晉
絳慈隲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雜晝夜
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
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奔城
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
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永源遂不事齊
運怒挫辱之死於廷遂家告冤御史大夫崔縱請
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為朋

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論諫宜御史後母得羣署章
以効然卒不直遂寃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
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閔廢宮死使進至禮部尚
書是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既
無學暗于大體第以計言阿匱而已嘗薦李錡為
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為湖州刺史人言其
贓帝置不問齊運卧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
遣使即家咨逮晚以妾為妻具冕服行禮士人出
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陰仕嗣曹王皇弟署江

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阜節安山南東道復從之
阜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志怒欲殺之夜縋亡
歸京師累進司農知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
而慢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闕輔飢實方務聚
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訴
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
舍鬻菑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為俳語諷帝實怒奏
賤工謗國帝為殺之或言古者賢諫雖詆諆
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
當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

奏播為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眾誣逐虔州
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
若比公卿為讒短遷斥者甚眾專情整色見顏間
摧德喪為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
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
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託實公詣曹劫請趙
宗儒無所畏詔書蠲人通租實格詔固斂畿畿民大
困官吏皆被榜罰招取三十萬得吏乞貸豪家輒
死按之無罪者復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
為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
州長史市人爭懷刃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
中相賀以赦令內移死號州

皇甫鏄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為
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人之
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
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
於用度鏄良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
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
鏄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為學相至雖市道皆
咄之出舊羣裝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

論鑄錢效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
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創地程權赴
闕韓弘輿疾計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
其心也若相鑄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
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
樂鑄與程昇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
吐突承瓘為輿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為
朋黨不內其言錡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
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
所餘詔度支評直鑄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

觸手輒壞士然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錡指所
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
帝信之鑄銜度乃與李逢吉之狐楚合擠之出度
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勅正敢言後議帝號
鑄乃譖羣抑損微稱帝然遂羣湖南鑄罷度又進
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
士柳泌浮屠大通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
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鑄置州司
戶參軍死其所必者本揚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
于鑄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台

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
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爲列聖亦有籠方
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
愛哉後不敢言必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
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
縛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必藥浸躁怒
不常官侍懼以弒朋大通自言百五守歲縛敗與
泌皆誅初吏責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
卒無它異縛之畏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餞
於野朝廷議之擇爲司封員外郎縛弟鏞字儼鄉
第進士鏞爲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
言之鏞不悅乃求分司爲太子右庶子鏞敗朝廷
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能屬
文工詩爲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習世務所交
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
遂家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
播起舉賢良方正異等補監屋尉以善治獄御史
中丞李文爲爲監察御史雲陽丞源成季坐賊免
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歷待御史李實爲京

此尹與播遇諸衢故車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
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
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
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之要近會母喪解還除
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擊民
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
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為言
三輔不乏歷虢州刺史李巽頤置獄奏以副已擢
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
屬難漏劾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勸歲家馳獵近郊

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為
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塩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
故大理議讞科條並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南慶重
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也切於饋
餉播引程昇自副昇尤通萬貨益虐使馳傳江淮
東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礼部
尚書稍以貨賄結官槩中外以為言播薦皇甫鏗
及鏗用事更忌播而以言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
檢校戶部尚書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遂鏗
播求還長慶初召為刑部尚書復領塩鐵進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
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无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
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南都度使仍
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
食播摺斂不少哀民皆怨之然後事里港以便漕
引後賴其利敬宗即位即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
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右厚以金謝守澄垂簡
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
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甲錫補闕韋處實天
駁作拾遺李異讓薛廷老等見延英言播領邪

閔通帝左右狀帝冲開不以其言後復領使天下
公議益不為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天德元年入
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韋處厚當
國以獻書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公進不其與
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敬播少孤
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天性勤吏職每
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出者播反用為樂所嘗
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
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監鈇嗜權利不
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為美余歲百萬緡自

淮南獻王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
再得相云

起字季之失褐校書郎監田尉李吉甫辟為淮
南掌書記以殺中侍御史入蒙傳賢殿直學士元
和未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改游學歲中
第一錢微坐貢季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三以
送宰相閱可不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
職拜禮部侍郎李亦叛去播俱上疏請罷王
討之卒定其罪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
播以僕射居選曹改兵部為集賢殿學

士拜防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
罪起言繁久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傾賊死不帶入
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
土奏為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
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
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實干法繇是廢積咸出民賴
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滑漢塘堰賑屬吏弗宗治起至部先
脩復與民約為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為宰相起門
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

尚書召判戶部劄敗起素長厚人不以劄諉之止
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
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
兩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
帝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
賜詔畫象便殿號當出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
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為
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為
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
三丁萬議者謂與坑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

克讓武宗立為章慶國舊使東都留守召為吏部
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
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
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
內外公國耆老朕有闕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
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
曰文懿喪還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
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
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為哀

冊詞情懷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以質
起其榜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譚集
亦多矣終太常博士子鐸錄自有傳起子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賈氣常以光福
第賓客多更任求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
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
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
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為右補闕拜
擢屯田員外郎知疾去崔璵觀示宣款表為副並
樂死陵山水故從之入為祠部郎中史館補撰成

通中知制誥為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將
白約素暴橫嘗譴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為亂龜捕
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
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子業力學有文
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心
式以蔭為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
御史少節檢巧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
融勅之出為江陵少尹大中中為晉州刺史飾郵
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化州不納獨式
勞郵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

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
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柵歲率
緡錢既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芍木
暨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紆齊人浚瓌繚柵外
植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
開諭一夕去謝曰我自縛叛獠非為寇也思武成
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
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諱曰黃頭軍將
度海襲我矣相率夜圍城合謀請都護北歸我當
抗黃頭軍式公衣被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矣檣又發

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歲貢式始
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
入獻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
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
宗問方略對曰弟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官
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倡狂
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
兵多則功速費寡一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
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
東縻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

乃閱所部得監番回鶻遷隸數百發龍波監牧馬
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為向道擒甫斬之加檢校右
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瑛
冒名仕至縣令皆憂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
足畏若澤瑛乃臣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
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
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亂兵會
詔降武寧為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
延齡韋渠牟等尚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

不戒於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鏗以
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斬勢一功焉
興之不終有為而然

一李皇甫王列傳第九十二

韋主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唐書二百六十八

讀殿學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學士南書省學士尚書省學士
郎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與等
授右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
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
牟等寵相將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
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
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
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為事部

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
王仲舒韋成李劉伯芻裴蔭常仲孺呂洞往賀之
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鉤黨寧執誼即白
成季等朋黨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
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
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
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
誼既爲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
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
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爲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
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伾分北支黨與執誼爲崖州
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婿故最後貶執誼
已失形執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
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
南州縣旣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
左右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旣易旬試
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撰符詔頗讀書班班言治
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
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

獨嘿然既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收獸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暉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祕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

官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任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任任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任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筆任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呂溫使以書審惟實素諫准贖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曰用杜佑通鑑文讀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濫特遷工部侍郎官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張曰吾當

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還復力請乃聽三
五日一不取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
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
朝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恭為司馬副之於是
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官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
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恭到
奉天諸將下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
患言文珍等皆亡取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
苑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
憂任國大事朝久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
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執天子異志爾今一去此
則百謗至孰為吾助者又言幸士諤毀短我我將
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張勳等舉東三川吾
生平不識關便欲前執吾手張山人邪掃木場將
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悵又
陳頌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為已然文珍隨語詰
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
何為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之復
斬執誼與天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為太子羣
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訓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

歎歎泣下太子已監國賊渝州同戶參軍明年誅死

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侍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
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侍詔任本闈章兒達隨楚
語無它大志帝意不如此文任氣好言事為
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友伾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
林而立至翰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時皆若
弗美而伾通天下與謝日月不闕為巨賈裁數
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寤寐上叔文既居喪伾日請
中人及社佑起叔文為宰相且撓北軍不許又請

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不可乃一日
三皆不報真辱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輿
歸第展開州司馬死其所支當黑皆逐惟質以前死
免羣者澆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賤饒州司馬
終永州刺史諫敏嘗覽漆署者歲簿悉能言其尺
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敗台州司
馬終循州刺史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賤
連州同馬死于賤泰字安平有籌畫伾叔文所倚
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賤
度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贄字伯冲七代祖澄梁爲名儒世居吳明春
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贄盡傳一家學陳少游鎮
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
歷信台二州刺史贄素善章執誼方執誼附叔文
竊威柄用其力乃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
質本名溥避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
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所贊伺間有所言太子
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它質惶
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即位爲臨問加
禮卒明人以所贊能文而王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

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
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
監察御史素善章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
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
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
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
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柳宗元所
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
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羣羊素貴不肯親叔文等

斥為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
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
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
其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裝回其聲俗儂禹
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哥使楚人以迎送神乃
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
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澤澤用之
會程昇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
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

開元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
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
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
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
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岐心失
怨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
釋父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
看花君子詩語譏公當路者不喜出為播州刺史
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狃所宅禹湯

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
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
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
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
史禹錫嘗數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
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機穢不揚非天不生
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
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
今室廬地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
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類宮非及
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下有事孔子廟其禮不
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
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
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
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
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類祭而以非禮之祀媚之
儒者所宜疾竊觀麻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
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
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
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

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
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
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其三獻官飾衣
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
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
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
學室且器用豐饗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
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
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
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維免茲燕麥動稱春
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溥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
裴度廉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爲禮部郎中
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
服徒汝同一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
廢褊心不能無怨堯年益晏復寡所合乃以文
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易酬復頗多在
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最又言其詩在處應有
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
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爲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

勝封中山子孫爲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爲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陝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問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陞爲丞相杜佑爲度支鹽鐵使翊日自爲副中書奏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中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自厚善日人過言其能叔文實主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心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文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辯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夔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正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

二人者竒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
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
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
其埋厄感鬱一寓諸文放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
惻雅善蕭倪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詭覩不安
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交交而操
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甚延
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
哉僕當時年三十二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
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

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
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言譴轟轟漸成怪
人飾智求任者更言僕以仇仇人之心日為新竒
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
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
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天都不過數十寒
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益益
為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眩重眩意以為常
忽遇此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
瞿然注視休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

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啾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
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
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但然駭之出門見適州
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
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出非笑哉讀
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
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
默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
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胥如此豈
其命欤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
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取未能盡忘儻
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
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
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宥解矣然後收召
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田朝夕謁謠使成文章庶木
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
亦不虛為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
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
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為志
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以

殯其妻意如此也末路厄塞孰兀事既墜隔很忤
貴近狂踈縲及陷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
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
俟除棄廢猶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
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
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又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
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以知恥日
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
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瘴之鄉卑濕昏霧瘴
一曰填委溝壑曠陸先緒以是但然痛恨心骨沸

熱榮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由
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
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
然歔歔喘喘恐此事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
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
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
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
成大矣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
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
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焉警夏畦之鬼無不受

子孫遺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
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
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
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
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在裂身殘家
破為世大慘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盟漱
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
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
翁者然賴當世豪傑之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

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
人之實為而有諾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
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
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
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
免范痤駢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
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
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
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
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恠怯渙認下才末伎又嬰相

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醜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墓或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壯益輕瘡痍就婚娶求曹

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我衆畏其才高懲以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又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必齟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平贖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其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闕闕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

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使聖
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叢萬代臣不
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
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
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
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袂鬪怒振動專肆爲淫威
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摠摠而生林林而羣雪霜
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
食爭食渴此社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
殺合偶而居六爻焉而爭後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
者齧爪剛者決羣柔者輒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
野塗血然後彊有力者出而治之徃徃爲曹於險
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
者奪於是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
內一統類齊制彙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
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
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
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網
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丘叙書
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

祇承于帝於湯曰言寬克仁享信兆民於武王曰
有道曾孫稽揆典茲員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
奠永祀後之袂淫置器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
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皆詭
譎闊誕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
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
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
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敵縱踴俾東之
泰山石閭作大號誦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迷
承效卒奮驚沛甘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

承舊物猶崇赤伏以詰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鉤裂
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為也
積大亂也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
爨以毒燎燭以電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
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霖雨濬滌盪沃蒸為
清氛疏為冷風人乃泯然休然相睇以生相持以
成相彌以寧豈斯暑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
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連于夷途焚圻抵擗
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
用祗于元德徒奮視福迎義旅謹勸六合至于

麾下大盜豪據阻命德殄我威墜厥緒無

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云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莫厭賦積穢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歛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孳愷悌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乎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康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雖亡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曾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有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于農漉漉炎以澣勃厥凶德乃毆乃

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
而藏厚我糗糒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
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
已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
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鎡于北祝
栗于南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
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
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
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
皇靈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

各作賦自做曰懲智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
求處卑汚以閱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
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考可兮追駿步而
遐游絜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
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駭詭
而懷松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
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運不及則始
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
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
黑清濁嗚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訃謨以植內兮

炊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方謂默然而不惑
愚者果於自用方惟懼天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
圖方專竒道以為服誼如構而不戒方猶斷斷於
所執良吾黨之不淑方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
多詐方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方悼乖期
平曩昔欲操術以致忠方幾吁然而互嚇進與退
吾無歸方其脂潤方鼎鑊幸白晷之明宥方繫郡
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宥厚方宜夫重仍乎禍譴既
明懼夫天討方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
駭方類鹿羣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方泝湘流之

沅沅飄風擊以揚波方舟摧抑而迴道自鑿暗以
昧幽方斃虛云涌而上屯暮宵萃以淫雨方聽噉噉
之哀獲泉鳥萃而歎號方涉洲渚以連山漂遙逐
其詎止方浙莫屬余之形魂摧鬱奔以紆委方東
洶涌之崩流畔尺進而尋退方邊泗汨乎淪澗際
窮文而止是方羈羈錄以繁纏哀吾生之孔艱方
補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醜方不歆死而生為
逾再歲之寒是方猶貧而自特將沈淵而墮命方
誰敢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方顧前志猶未可
進路呀以劃絕方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

方長拘學而轍軒暫棄余志之脩焉方人何爲此淚
也豈真食而盜名方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
遂方衆之所宜較也不擇言以危肆方固羣禍之
際也御長較之無撓方行九折之義我邦驚悼以
橫江方所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方定形軀
之既多苟餘齒之有幾方蹈前烈而不頹死蠻夷
固吾所考雖顯龍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方諒天
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
州宗元白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
窮無辭以白其天人如不徃便爲母子永使即具

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
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
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
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
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
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
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
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
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
補鄭尉精吏治為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為鹽鐵
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
昇心計可任請牧濬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為揚子
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昇起痕瘵能厲已竭
節悉矯革在利舊弊入遷累銜尉御鹽鐵轉運副
使方討蔡昇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
贏貢故昇所至不剥下不加歛經用以饒遂兼御
史大夫為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昇以錢穀奮而至宰相

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即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
治議者多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
尚書左僕射謚曰恭身殁後第無留嘗重其廉
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六弓春
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禮節從之微幸一時貪
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無不肖者
一償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得匪人自勵村獸不
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羊王恽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杜裴李韋列傳第九十四

唐書二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學士
郎充舊府殿前將軍宋 郊奉 敕撰

杜黃裳字適美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

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

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眾心欲代子儀

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

詔將很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眾不敢

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所惡十暮不遷貞元末

拜太子賓客定昌書出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

宗曰城南杜六卿曰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
用事黃裳去嘗以其明博盡執道輔政黃裳勸請
太子監國執詔曰公始得一官遂開口議禁中事
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責即拂衣出
皇太子執軍國事擢黃裳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於是夏竦銀印更使願全義檢校無功因
其來朝自罷之俄而劉禹錫議者以關時險討之
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赦田奏罷中人監軍而專
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必中指授無不切于機
崇文素懼劉禹錫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
漣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
曰黃裳曰特卿之功始德宗刻艾多難務姑息藩
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
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
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
法度賸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
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
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軌綱領要得其大
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
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嬴前出魏明帝欲按尚書事

陳矯不從隋文帝曰吳聽諫衛亡傳養太宗笑之
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
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
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刑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
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
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
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鄆國公明年
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
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者

力營慈旣死表還其心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
疾遂甚終不愈譴然吟詠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
繁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邇外天下常所
屬書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外寧節度使高
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戴辭
罪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
卿戴弟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爲
村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示感章武舊事元和
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六中嘗問勝勝具道
黃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遂給事中遷戶部

侍郎判度支欲倚為宰相及蕭鄴罷為中人沮毀
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天平節度
使不得意卒

裴均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
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
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均校辭判研覈精密皆
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
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均曰吾落魄遠來更
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惜不及知且宰相職
當進賢在能君精覽庶幾言之均即崖略疏三十

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
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為戶部侍郎
帝器均方直以為任公卿薄其過眷館彌厚吉甫
罷乃拜均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
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均始承旨翰林天子新剪芻
亂厲精致治中外機莞均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
稱帝意既當國請繩不軌謀吏治分明淑慝帝降
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
有關說帝憚均誠使勿言帝在禁中常呼均官而
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為監軍許遂振所誣詔

授冗官均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
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均劾其
儒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劾叛族
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壞均權因探帝意自
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均固爭以為
從文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典師以圖身利且武
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
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詰違不能決久
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
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翽元奏事自
從容以語動之翽元因言從史惡於可圖狀均比
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均乃為帝陳從史
暴戾不君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
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獲然徐乃許之
均請祕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
璀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均奏承璀首謀無功陛下
雖誦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
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
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及民輸率
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

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珀夫禁之一以
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不足乃取
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
帝民少息矣均器局按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
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
均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依復三
人皆遷及過謝均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敢
致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均爲學
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羣貴之裴度
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

自它選任固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均年
少能用爲嫌故元和之治自度脩舉稱朝無幸人
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
苦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均之進李吉甫薦
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
會均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均引疾
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均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
會平不加贈給事中劉伯璠表其忠帝乃贈太子
太傅均始相建言集賢院臣登朝自五品上爲學
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爲備撰

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今京兆志尹裴武
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武之言武還
先見均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未一終議片武終言
均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其見武而悟釋之
議者謂帝知均明倚任方爲尚不免疑嫌以信處
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
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校安南開美敏于學居
父喪家本貧其烟爨來事有婦去者夫嘗問益務
施與居數年略盡其約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

子追咎藩曼如也杜亞居字東都表致府中亞嘗
疑牙將令孤運爲盜掠服之藩筆不從輒去後果
獲貞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
細建封卒懷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
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
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
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鄭度使杜佑殺之佑
雅器藩得詔之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
驗乎藩曰始然密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
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債毋畏

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也迨藩既入帝望其
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授書郎時王紹得
君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謂王仲舒與同舍郎
肅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
仲舒等爲俳說瘦語相狎昵藩一謝見不往曰吾
與終日不晤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
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詔藩
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
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憲左授著作郎再遷餘
事中制有不便就救危批郤之吏驚請聯它紙藩

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均白憲宗謂藩有宰相
器會鄭綱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藩志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出所以家
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徐
則足用敷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
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
知則不儉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
且養必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主人安而福至帝
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
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感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

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
近來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藩濶
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
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涂詔邪藩曰
勢迫矣出今日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
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
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即與吳少陽臣
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
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優釋明年爲華州
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

材能不及韋貴之裴均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公韋貴之名純避書示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勇八
世孫父肇大醫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
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秘書少監載曰
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請載誅除吏部
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諡曰貞貴之及進士第爲
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滑南尉河中鄭
元澤潞都古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暇且糜自
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與衆勿示所
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

達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
至矣實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亦貞時始為監察
御史舉其弟縑自代及為右補闕縑代為御史議
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為補闕貫之與崔
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為諫官等宰
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
改左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
擢少府監陝子補齊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
祠祭階為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為之又劾忠義
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
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儒等策獨著奏出為果
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為都官郎中知制誥
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均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
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均曰奉教事果見聽均因
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
先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
於宰相芾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
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公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
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

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
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它速於撲滅
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
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
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
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
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
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
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
奏罷之皇甫鏐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
為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柰何欲
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怨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
議頗駁故罷為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
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為湖南觀察
使不三日高顯李正辭薛公幹李宣常處厚崔韶
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為州刺史顯正辭處厚皆清
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
監鐵副使程昇督諸道賦租昇諷州縣厚斂以獻
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昇意因取屬內六州
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

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
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
交終歲無欵曲不為偽辭以悅人為右丞時內僧
造明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
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斐均
子持萬縑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
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子澳字子斐第進
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
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告澳
石荅溫曰元裕端王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

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
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貽澳曰爵賞刑
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忠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
則公歛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
居此得無愧乎擢考功自外郎史館脩撰歲中知
制誥召為翰林學士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
與蕭寘皆為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
失常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即遷延須見帝
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
於教使如何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

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爲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鑿更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推臣正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祀后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闕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珪曰吾本不爲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朕謂古佗起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擾亟皆責輩人爵位既繁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爲吏部侍郎復出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坐吏部時史盜簿書爲姦貶秘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正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諡曰貞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薄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

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爲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于加紉次題爲處分語後登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八人驚駭

綬貫之兄與孝廉艾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爲舉貢自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推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建帝嘗幸其第嘗如經會綬方晝夜學士鄴因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

以妃蜀襖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母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正解職每請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九月九日帝爲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嘉綬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願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弟纁有情識爲士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溫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意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

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
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
既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
右補闕宰相宋中錫被構罪不測溫倡曰丞相操
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
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大和五
年太廟室漏鐻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
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自救中人喜之溫諫吏
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脩夫設制度立官
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
不力王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
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率眾而劫以中人是許百
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
還將作則官備業矣帝乃罷官人會羣臣請上尊
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饑京師雪積五尺老
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改侍
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為牛僧
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
翔表為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為
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為

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
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
郎崔彞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
制詔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
帝曰溫素避事肯爲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爲賓
客久之卒爲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官
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鷄鳴蚤作問安天
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待讀見聽王晏平罷
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錯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
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

長史溫悉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
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
丞曠職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
郎將趨省溫使戶止即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
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
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
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勗肯當刺事者此衰
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爲陝虢觀察使民當
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
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

德裕欲引同輔政温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慨然出
宣歙觀察使地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
中既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
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女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
曰孝温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與揚嗣復李
璣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譖温
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工屬文續
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温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
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
李實督官相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

與倩祐為奏實稱善即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
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
侍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藝然
不以塵事自蒙故温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頠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貴之
忠實皆足穆天綽經國體極衰太皇太后撥四方
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董子貢孔堂高第
而實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董亦以受餉見
既至於忠烈堯然則不可掩已

杜英年列傳第九十四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列傳第九十五

唐書一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南宮書尚書吏部
侍郎兼律書監撰撰臣宋祁奉 敕撰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
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性僕實言少籍平盧軍
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
將軍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
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入朝留知行營節
度後務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

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使
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闢時顯功宿
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以是驚始崇文選兵五
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
無一不具過與元士有折逆旅也著書即斬以徇
乃西自閬中出劄劔門兵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
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
節度使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馬雪崇文數康
失守罪斬之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
之要關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

萬于城下會雨不克攻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
左使驍將高霞寓鼓之士拔絙上矢石如雨募死
士奪而有之盡殺成者焚其櫬下瞰鹿頭城人可
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與崇
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
道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
鹿頭城二萬衆降執闢子方叔燔蘇彊遂趣成都
餘兵皆面縛送款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入成都
也師也大達市井不多珍貨如山無秋豪之犯刑
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脅汗者諸牙請命崇文

爲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
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
通書厭按牘諮判以爲繁且曠優富無所事請扞
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
爲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幣藏百工
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禮於覲謁有詔聽
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脩卒年六十四贈司
徒謚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子承簡少
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玉傳
襲度征蔡奏置牙將蔡平詔新上蔡郾城遂平西

平四縣爲潞州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
防庸瀕潞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腴田先是
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立庀家財以葬葺
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菽實民得以食將吏
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
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齊反遣使貢
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
于牙門威震部中齊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
承簡保北兩城數與賊礮會徐州救至齊爲李質
所執兵遂潰拜充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

尚書左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
先是虜多以盛秋犯邊承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
虜還朝道卒贈司空謚曰敬宗文孫駢自有傳
伊真字寡悔兗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
書用善射為折衝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
晝夜哭夢若有尊者既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葬
江西路嗣恭討哥舒晃以慎為先鋒疾戰破賊斬
首三千級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駛乃為樺真新
焉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與諸將追斬晃泚
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

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嘗漢南北
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
襄漢平功多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繫止之卒以
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至鍾陵得而壯之
拔為大將希烈恐為臯所任遺以七屬甲詐為慎
書行反間帝遣使即軍中斬之臯表列其誣來報
賊許江徇地臯授損兵勞而遣與賊大戰破之收
黃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餘括繁山尤力遂下
斬州即拜刺史封南充郡王天子在梁州包信轉
東南財糧次斬口賊遣驍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過

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十千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必誠分圍之未合慎自中屯鼓之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為京象漕無留艱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千來援慎逆擊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為安州刺史實封百戶攻隋州戰厲卿斬首五千級喻降李惠登即薦惠登為刺史拜慎安黃州節度使矣少誠又詔領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于三州港營義陽戰于中斬首數十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黃為奉義軍即

為奉義節度憲宗即位以兵付其子宥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十萬賂宦人求帥河中事暴帝沒其半賊貶右衛將軍明年念舊勞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太保謚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賜絹二百脩瘞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在事昭義節度使薛嵩為裨將屯普潤開田峙糧以功擢太子賓客朱泚亂率麾下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為定難功臣扈符梁州為賊鈔獲繫長安獄

賊平李晟釋之奏請本軍東還定平軍使憲宗立
加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爲亂方集諸夜
計事至壞琦默死乃授忠亮涇原四鎮節度使本
名士明至是賜今名隱襲數軍籍得壯勇名者三千人
歲收乾沒十萬緡吏白老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
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涇俗舊
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
勞改封丹楊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靈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始識常若
有所思度及壯策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

昌裔高祖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
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擢
李納劉曉大誼環上其稟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
又從府還累進管田副使環卒上官浼知後務矣
少誠引兵薄城浼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詔而守死
其職也況士馬完備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
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浼許謀賊攻城環不得
修昌裔密造飛棚聯棚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
擊賊走之比還棚已立守陴遂安其馬使安國寧
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爲饗人賞

二縑乃伏兵于道令持練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
去少功擢沅陳許節度使昌壽陳州刺史韓全義
敗于澱水引軍走陳求入保昌壽登陴揖曰天子
命君討蔡何為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告
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舍義營空軍全
義不自意迎拜數服改陳許行軍司馬沅軍中
推昌壽有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命境上吏不
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
少誠慙其軍亦禁境上暴許者封彭城郡公元和
八年大水壞屋舍溺居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

左龍武統軍召還京師始憲宗惡昌壽自立欲召
之而重生繼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
召也遂以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
卧第歲中卒贈潞州大都督諡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為別將
事節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
史中丞治軍整毅游瓌畏其才將何隙殺之希朝
懼奔鳳翔帝聞召實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瓌
政無狀使代之希朝曰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
以防覬覦安及及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

軍中憚獻甫嚴以兵務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
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
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
入憚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羅嚴
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
曰是必張光晟始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
橐驼駝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
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城地不樹希
朝命時柳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
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悅拜石金吾衛大將軍王

叔文用事謂其易制用為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
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以韓泰為副
因欲使泰代之會不能得神策軍而罷憲宗立檢
校尚書左僕射復為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校司
空出為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率師討王承宗
敗之木乃滿然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
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
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
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
陀戰者所至有功

王鏐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隸湖南團練府為裨
將楊炎道潭與詭異其才嗣曹王臯為團練使俾
鏐誘降武國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臯之
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臯與鏐兵三千使屯潯
陽而臯全軍臨九江襲蘄州遂以衆濟表鏐江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元都虞候鏐小心善刺軍中情
為事無細大臯悉知之因推以腹心雖家人燕居
或預焉臯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而遣鏐入城
中約降使殺不從者翌日城開慎以賊降乃已功
不下鏐鏐稱疾避之臯為荆南節度使欲署府少

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復擢都虞候從臯朝京師臯
奏鏐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為鴻臚少卿
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廷校吏歲
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
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
是鏐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
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
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權容管經略使凡八
年谿落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度人與蠻雜處地征
薄多年利於市鏐租其廬權所入與常賦均以為

時進裏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真統於是財
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玕與商賈雜出于
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鏐之財乃足為刑部尚書
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
為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
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
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
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鏐能補完
齎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并
摩尼師入朝鏐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

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鋌羣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鏐
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即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鏐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十萬李
絳奏言鏐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為宰
相可市而取帝曰鏐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
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為勸王播所獻數
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平未聽卒贈太尉謚曰魏
鏐初附太原王翊為從子以婚媾自高翔子弟亦
藉鏐多得官又常讀春秋自補儒者士頗笑之善
仕數時下在淮南時嘗得無名書內韓中俄取它

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
發示衆以神明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
官曹廉壞吏將易之鐔取壞者付船坊以鐵箸每
燕饗輒錄其餘膏之以收利故鐔家錢徧天下子
櫻歷鴻臚少卿鐔在藩櫻常留京師視範高下輕
重以納此具而嘗請籍坊以廣第舍作復垣洎允實
金錢其中鐔卒奴告櫻更遣占沒所獻裝度為言
乃論殺奴長慶二年用櫻為德州刺史志金寶勝
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因軍亂殺櫻幼其
女為媵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櫻子叔泰生

五歲值全略亂為郡人匿養得不死送叔泰京師
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鐔祀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
環領節度使時已為大將使董侁西華屯盛夏喬
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
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
傅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
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潞水破賊二千
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千虜從
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徙帥昭義軍入為右羽林

統軍討越國公攷右正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王柘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哀義兵討賊畧身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柘曜曰彼可取也一矢公殲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表亂漸東御史中丞奏參討之表為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吳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內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衆怨逐日新劫其衆柘曜

方游奔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柘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耀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為河南掎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柘耀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為鄜坊節度使十九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柘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邊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

顧懼引去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
校書郎改太子贊善大夫呂元膺留守東都署防
禦判官潘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
先言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
南節度使蠻落安之家積財交煬權貴鄭注用事
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
濮陽郡侯召為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
討劉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合
義成兵援之以河陰所貯兵械內庫申弓矢陌刀
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政討使卒贈司徒諡

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
防禦使張介然討安祿山授易州遂城府左軍毅
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巖
白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執必來援令廩麩尚
多若胥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巖聽之昌乃被
鎗登城以忠義諭賊賊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
賊夜潰光弼聞其謀乃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
還為宋州牙門將李靈耀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
欲應之昌請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即馳奏請

自將討賊故靈耀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
僧惠功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
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
馬步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李希烈取
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邑城陷翼赴水死
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
昌掘澗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
圍去更攻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兵三萬救之西
去陳五十里昌薄其軍大戰破之禽賊將翟曜希
烈奔還蔡州加檢校工部尚書昌實封二百戶貞

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
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摺伏尋授京西
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
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
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功檢校尚書右
僕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
張國誠詔昌經略昌入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
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
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及感疾詔赴京師未行卒
年六十五贈司空初城平涼當却盟後將士骸骨

不藏昌始命穉之夕夢若謂昌厚謝者昌具以聞
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賽具歛以棺槨
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
詔翰林學士爲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宋醴率
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子士涇尚雲安公
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內結權近善胡
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
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侍不當居九卿憲宗曰
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王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
宜下弘景等乃奉詔

贊曰唐呂紅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
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
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擗下斬
之士有死忘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
家計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勤兵棄城與賊抗所
賴惟當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
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
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
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爲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

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母敢築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爲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召昌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精明帝竒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即定憲宗初立檢校戶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陬荒以勞徙節荆南召入再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爲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強駛帝訪其所以願養遷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閭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旣出軍明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

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
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墉待之
梅錄俯僕前哭景略即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
莫於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
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廷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詔奏
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
殿論奏行術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詵病以
景略為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旣重故少及
遷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自詵有疾人心固屬景
略矣會梅錄復入朝詵大會虜人爭必說不敢過

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語驛馬拜曰非李豐肅邪遂就
坐將吏相顧嚴憚詵愈不平賂中尉竈具文場謀毀
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
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刺史天
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堦函邊戶
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已與下同甘藜藿感應永清
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粟器械異具威令肅然聲雄
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
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

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醢景略用法嚴迪簡
不忍其死飲為醢徐以它辭請易之歸斃血不以
聞軍中悅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為帥監軍使拘
迪簡不聽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
得所以然乃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
史授兼大夫散騎常侍入為太常少卿太子左庶
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大將
楊伯玉據牙不納衆殺之別將張位元復叛迪簡
斬以徇乃入以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茂昭
以從後公私屈要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

身居戟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卧內迪簡乃許
三年上下完充以疾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
子賓客卒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二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
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
有功李垣伐劉展署為部將效首萬級累攝壽州
刺史舒盧壽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穎為盜
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禽之盡
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
致者給舩車以遣真拜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而

節度程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州不以爲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兵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窮破誅黨七脅三平召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歟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始爲我了杲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爲其

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覈美賜具衣宮錦十雙久之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留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埭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高誦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

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
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湍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
街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
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
將米百車饒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為杜亞
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
老何邪詔圖形凌煙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
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立帝
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
慮矣五年八十與見監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
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給
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莅凡九州皆有惠愛
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以部刺史妻子
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為我白公妻老且醜
不足溷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為北廷
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為安東都護固生微賤
為家所賣轉為漳城童奴字黃李性敏惠有旅力
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城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
以名以乳媪女女固從城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

仍從賊賊突入東雍門固引銳士長刀殺賊數十人
車塞關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
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國在行乃伺
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
兵馬使貞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
并邠寧朔方為一軍議以李朝采為節度劉南金
副之以詢邠軍咸曰如詔數日後劫固為帥固曰
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肆掠
三年甘肅順元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
宿將且實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為儕類輕

咲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檢校尚書
右僕射入為右羽林統軍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玼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嘗從數百
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
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
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雖
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
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璘
遂不聽及段佺代節度玼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
兵為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祿山反

西陲盡三寰內為邊郡每虜入寇驅并闡父子與
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
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為行原州
以玘為刺史成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玘在邊積
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剝剔
而歸其死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
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
玘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玘者以金玘償之朝
廷畏失名將徙為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
從征伐有功貞元末為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

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為牙將元和中吐蕃
數犯塞十四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
齋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
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
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眾於瓠蘆河獲
馬牛雜畜治萬數賜實封五十戶敬奉蓬陋類不
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
在手前無疆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
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

鳳翔將野詩良輔及郝玘皆以名雄邊良輔者後
為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
可豈妄邪不爾安得任良輔為隴州刺史

尚伊朱二函平帶二王孟趙李任張列傳第九十五





卷171-卷175

